

# 贴近大地脉动 用情书写民众

——《大地的云朵》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近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对周口市作协副主席阿慧作品《大地的云朵》作出批示,建议市作协在全市作家中推广阿慧这种反映生活、紧跟时代的创作方式。8月26日上午,由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周口著名作家阿慧《大地的云朵》座谈会在市文联召开。周口市作协主席团、各县市区作协负责人参加座谈会。现将座谈会发言摘录刊发,以饕读者。

## 怀揣一种真诚,前行

——《大地的云朵》创作谈

阿慧

棉花的河南老乡,只想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从河南周口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从五家渠到农六师南湖农场,从四场八连到三场二十八连,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赶到玛纳斯六户地二道渠子。几千里行程,几十个日夜,我与采棉工老乡吃住在一起,渐渐地,有了兄弟姐妹般深厚的感情。

想起第一次与采棉工相见时的尴尬场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有着深刻的反思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几经辗转站在四场八连的棉田,一眼望见正在拾棉花的周口老乡时,我激动地喊:“老乡,俺来了!”棉田静悄悄,并没有我臆想中的热烈回响,只有一两个老乡,回头望望我,又埋头劳作了。我笑得开了花似的脸,顿时僵住了,我暗想,出师不利啊,往后的采访工作将无法进行。就又把笑脸打开,凑近一个女工说:“你好啊,大姐!”她的

面孔藏在大口罩下面,我只能望见那双多皱的眼。她瞪了我一眼说:“别叫我大姐!我没你大。”冲得我差点儿坐地上。我很想讨好大妹子,举起相机要给她照相,没想到,她把脑袋往棉棵里一藏,说:“别拍!摆置得跟个要饭的一样,发到报纸上,丢咱河南的人。”原来这大妹子是这么想的,她想到了自己的体面,还想到了我们大河南的形象。我丢掉相机、记录本,只剩下真诚的一颗心,一心一意地帮大妹子采棉花。一点点,一天天。我就把六十多位河南籍采棉工在新疆棉田里的故事给采到了。这才有了这本书《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句话:“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走访或写文,当你真诚地、完全地,把自己的姿态降到最低,低到尘埃里,你就会触到悬于高处的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和人心。”<sup>①</sup>8

《大地的云朵》质量很高,读后感触很深。

一、《大地的云朵》好在哪儿?归纳为两个字“动人”!能打动人心。一是作者深入生活,研究生活,升华了生活。从阿慧老师的讲述中可以感受她深入了周口拾棉工的日常生活,对那些现象从细微之处进行了研究,研究文化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同时又升华了生活,把握了这个时代生活的脉搏。二是关注时代,有时代价值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技的发展,新疆拾棉工这个群体会逐渐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当初经历了什么、奉献了多少,无人再能讲述她们的故事,感知她们的内心。她们应该被记录,这段历史片段应该被记录。记录这个特殊的群体,这部作品就具有了时代价值。三是作品闪烁着人性光辉,展示着生命的力量。周口拾棉工群体是个奋进不止、追求梦想、可亲可敬的群体,她们身上洋溢的光辉、展现的韧劲是生命的力量,这种生命力是周口人的生命力,是河南人的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可歌可敬。四是语言生动,文风朴实。没有长句子,多是短句、俚语,人物鲜活,事件描述简约。用最平实的语言,朴素的文风,平淡地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可敬的形象。

二、向阿慧老师学什么?也归纳为两个字“精神”。一是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她从文三十年,笔耕不辍,奉献作品近百万字。二是严谨的创作态度。《大地的云朵》的刻画描写非常细腻,体现着一个作家的敏感。而且非常坚韧,阿慧老师一个弱女子独自一人到万里之外那么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去,展示的坚韧力量非常人可及。三是谦和低调的生活作风。四是朴实生动的文风。语言风格朴实,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三、我们应该怎么学?一是要坚持艺术梦想,坚守艺术初心。文学是人类发展精神境界的高级阶段,任何一个发展程度比较高的文明,文学发展程度都是与之相匹配的。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要有教化意义,引领人们的精神向上、向善,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自己的初心,要成为称职的让人称赞的人民作家。二是深入生活,感悟人生。深入生活,不仅要熟悉生活,更要培养对那里生活、那里人的深厚情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捕捉到人民的奋斗光辉。只有与他们建立起感情,写起来才会有饱满的情感,才能写出让人产生共鸣的优秀作品。三是拥抱时代、讴歌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周口故事,创作出更多人民喜爱的作品。市作协要团结要互鉴,擦亮“周口作家群”这个品牌,要多看别人的长处,互相借鉴,创作出有人民性、时代性的好作品。

## 我看《大地的云朵》

周口市作协副主席、川汇区作协主席 尉然

《大地的云朵》有了一定的辨识度,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是阿慧以往写作实践和创作理念的集大成者,可以看成她迄今为止的代表作,有着突出的艺术特征。

首先,作品中弥漫着烟火气。阿慧的写作无论是选材、视角,还是立场,都具有明显的民间性。选材——不用多说,描写对象是去新疆摘棉花的农民,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农民工,意思是农民身份的打工者。无论是农民还是打工者,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属于地道的民间。视角——她写作的对象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自然用不上仰视;作家本人也不是至圣贤哲,也没必要对芸芸众生采取俯视的姿态。阿慧采用的是第三种视角:平视。据说,阿慧在棉田里采访,与采棉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混”得亲如兄弟姐妹,而平视是最民间的交往方式。立场——阿慧出生并生长于民间,是民间塑造了她的秉性,那么,她成长为作家以后,以民间的立场来写作,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这种选材、视角和立场的民间性质,赋予了阿慧作品浓重的烟火气息,底层百姓的生活一股脑地在读者面前铺陈开来,具有极强的亲和力 and 感染力。

其次,作品呈现出异质性。我想这也许是由阿慧的回族身份决定的,她的作品中到处闪耀着神秘的民族色彩、虔诚的民族信仰、浓郁的民族习俗,这些都

都让她的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成为可贵的“这一个”。阿慧早期的散文,比如《羊来羊去》,就已经具有明显异质性的特征。有人也许会问,她的那些散文写的是回民的生活,具有民族特质可以理解,而《大地的云朵》描写的是汉族农民工,再这么说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不过,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会日积月累沉积在一个人的血液里,左右着他对世界的认知。具体到《大地的云朵》,阿慧把她具有民族性的人文关怀内化在了作品的字里行间。这种内化了的民族色彩,在我看来就是她的作品异质性的源头,具有精神意味,就是所谓作品“虚”的那部分,也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所在。

最后,运用了小说笔法。阿慧曾经写过小说,尽管她后来还是以散文创作为主,写小说也许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但恰恰是这种尝试和探索,造就了她散文作品的独特面目。也正因此,《大地的云朵》尽管被称为“大散文”或者“非虚构”,但她却成功运用了小说的一些重要技法,比如叙事功能,比如人物塑造,比如细节的运用。读《大地的云朵》能够读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显然得益于其中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典型性,细节的运用,让作品更加扎实、饱满、真切、生动。散文创作借鉴小说技法,这种跨文体的互鉴,可能对每一位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sup>①</sup>8

## 采撷生命之花

周口市作协副主席 孙全鹏

读到阿慧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云朵》,非常感动。阿慧的创作精神让人敬佩,她只身一人到新疆,与采棉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抵挡住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到的。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一种脚踏实地、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也感受到创作佳作、书写人民的立场,作品中沾染了黄土的气息、浸满了对家乡人民的热爱。

《大地的云朵》以灵动的文字见长。阿慧擅长写散文,曾获得冰心散文奖等,《羊来羊去》就营造了这样一种空灵的意境,读得让人心动。《大地的云朵》中,“草棵上开满了白棉花,道路两边也是两溜雪白”等类似的语言随处可见,作品读起来空灵,散发着土地、棉花的气息。尤其是作品中原汁原味并带有地

方色彩的语言,给文章增添了亮色。可爱的人物让人记忆深刻。32个采棉工,32朵花,每一朵花都有一个不同的色彩,都绽放着对生命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减肥女、财迷女等女花,还是刘欢等男花,都包含着阿慧的热泪和深深的思考,她一定是带着泪对“花朵”们进行描绘的,展现出生命的状态。中原人互助、勤劳和奋斗的民族精神感动了千万读者。

视角的平视拉近了距离。阿慧在写作时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把自己降到尘土里,走到人物身边,深入人物心里。对这些“漂泊异乡”的女性,阿慧给予“花朵”们足够的尊严、积极的乐观精神和不断向上的风貌,这是当代底层人物的颂歌,表达出阿慧创作的大民立场。<sup>①</sup>8

## 慧眼独具,真诚书写鲜活的生命本体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院长、教授 高恒忠

阿慧的《大地的云朵》读起来,令人感叹、令人敬佩、令人称赞。感叹作者慧眼独具,在大千世界中选取奔赴新疆的拾棉工作为描写对象;敬佩作者真心与拾棉工进行心灵的沟通,真诚书写拾棉工有滋有味的真实人生;称赞作品的语言平实中充满诗意的灵动,朴实中蕴含人生的哲理。

作家慧眼独具,聚焦到拾棉工这个特殊群体

2014年前后,河南及周边省份有很多农民到新疆拾棉花,特别是像周口这样的人口大市,劳动力丰盛,政府便组织农民到新疆拾棉花。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新闻事件。而作家阿慧独具慧眼,瞅准这件事,抓住这件事,不辞劳苦,不惧艰辛,潜入生活,跨越两个时区,行程近万里,去参与、去体验、去感悟,去采撷大地上的云朵。可以这样

理解,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阿慧老师远赴新疆,没有行政命令,没有派遣任务,没有亲人的牵挂,也不是生活所迫,完全是自找苦吃、自找罪受。我不是说作家有多么高贵,拾棉工能够经历的生活,我们的作家就不能生活,而是说,农民工远赴新疆是为了讨生活,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阿慧去吃苦、受罪,不被人理解,还完全自费,只能从艺术创作上来看,完全是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事业的追求。

为之付出,为之拼搏,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年如一日,《大地的云朵》这一硕果终于问世,随着大家的阅读,书的价值、书的美妙,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注意。2022年6月该作品第二次印刷,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人员进行外文的翻译,很快会以不同文种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真心真情,书写人生

一位女同志,行程近万里,到田间、到地头,到棉田,到窝铺;与拾棉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风刮日晒,一块畅谈人生,一起诉说艰难与辛酸。作者写道:“一起在大棉田里拾棉花,一起在大铁锅里吃过饭;一起在大日头底下挨过晒,一起在大风雪里受过冻;一起在地头地谈过心,一起在白云下唱过歌,一起在棉朵上落过泪。”正因为作者与拾棉工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终于得到拾棉工的信任。执着的努力,使作者能够发现并记录“他们的弱小与责任、卑微与高尚、寒冷与热望”,记住“他们的泪水、汗水和血的温度”。

语言平实中充满灵动、朴实中蕴含哲理

《大地的云朵》语言平实,句子精

短,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韵味无穷。不仅具有诗情画意,而且非常灵动。几句简单的景色描写,诗意盎然,令人回味无穷。

作品的语言朴实中还蕴含着哲理。朴实,不代表粗糙,不代表浅薄,更不是庸俗。真正的诗意语言,往往包含着深意,包含着人生的经验,包含着哲理的沉思。作品中一个人物叫张粉花,她说:“有多长的胳膊摘多高的枣,够不着的东西,咱不够。干个笨活,掬个笨力,挣个毛钱,我觉得也怪好。”完全的口语化,不张扬、不华丽,无典故、无修饰、无词语堆砌。“有多长的胳膊摘多高的枣”,多么有深意,多么有哲理,暗含了多少人生的经历和经验,才得出这样经典的语言。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不攀比,不好高骛远,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sup>①</sup>8

## 《大地的云朵》的现实性、地域性、人民性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刘成勇

属于家庭困难,而其余的则是抓点闲钱——甚至还有拾棉工是为了“戒赌”“减肥”或“闲不住”“爱种地”而到新疆。不能说阿慧所写的底层具有普遍性,但最起码打破了底层叙事单一化的“苦难”模式。阿慧走出书斋、走进底层,记录下拾棉工的一言一行,让底层生活自动呈现。作品留下了时代的真实面貌,成为社会的缩影和历史的见证。

地域性。《大地的云朵》尽管写的是新疆棉田里的故事,但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作品中写的32朵“花”,绝大多数来自周口。阿慧采访过程中,也

遇到不少在新疆工作、生活的周口人。虽然没有风俗、风景的描写,但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豪爽耿直、重情守义的性格。“周口话”成为一条精神纽带,拉近了周口人之间的距离。就此意义而言,《大地的云朵》写的是周口故事。

人民性。对于作家来说,践行“人民性”的第一步就是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精神风貌,这样才能写出“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作品。阿慧走出书斋,行走在民众中间,围绕“拾棉”这一劳动过程,挖掘出普通人身上蕴含的种种品德。

认同劳动、尊重劳动者是“人民文艺”的核心叙事话语,“劳动光荣”不仅是国家推崇的政治品性,也有着崇高的美学内涵。因为劳动,拾棉工树立了自信、建构了自尊,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对拾棉工劳动场景的描写,表明了劳动不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且是生命意志的现实实现。阿慧本人在与劳动者的接触中自我也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则进一步说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sup>①</sup>8

## 拾棉工的生命册

青年作家代表 焦中耀

苦雨。阿慧老师笔下这三十二朵花也不例外。这些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涉万里到新疆挣钱的拾棉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捧辛酸泪。有微弱而不卑微、惜财而不拜金的母亲;以云朵喻棉花,以棉花喻人,记述在新疆大地三十二位河南籍拾棉工的生存实况,以及他们的理想追求。任何一朵花的盛放,都经历过凄风

经历,让人意识到每一张普通的面孔背后都有着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身世处境和恩怨情仇。

这样多的人和事,要在一部散文作品里避免简单的铺陈排列,聚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确考验着一个作者在结构上排兵布局的能力。阿慧老师选择了将三十二位重点人物单独成节,着力描写,以点作线串联起不同人物命运,而

每个重点人物的出场,都配有一段小传式的简历,颇有些影视语言的镜头感、节奏感。这样的结构,一方面使得散文具有了小说的质感,更具故事性;另一方面,也使一个个原本各自独立的、零散的、渺小的人物聚合在了一起,从散沙聚合成了泥土,人物和故事便获得了生长的能力,从而也可以更好地书写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周口故事。<sup>①</sup>8